

喜欢珙桐的名字。“珙”者,本义为形状较大的璧玉,如月一般,玉洁冰清,纯洁灿然;“桐”乃树名,凡是叫桐的树,都有着无一例外的坚毅和祥瑞之气,而且“桐”也是琴名,如桐丝、桐竹、桐音。二字合在一起——“珙桐”,皎如玉树临风,让人想到古琴的雅音,寂静的白,在长风浩荡中有着珍贵的情意。

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,因为花形似鸽子,大众都直呼它“鸽子树”。我最初认识珙桐,是在无意中翻到的一本植物学图谱上,其中附有法国动植物学家阿尔芒·戴维手绘的珙桐花纵剖图,素描和彩色渲染让花叶栩栩如生,苞片上甚至可以看到细致清晰的脉络。1869年4月,戴维在四川宝兴穆坪首次看到盛放的珙桐花,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激动得喃喃自语,多美的白鸽啊。只见万绿丛中,珙桐花宛如万千白鸽栖息于树,洁白的苞片酷似鸽翅,紫红花序如同鸽头,黄绿色的柱头,又像鸟喙。山风吹拂,一棵棵花树轻微微点战栗,美不胜收。后来,珙桐被引种到西方,逐渐成为举世闻名的观赏树种。

我在现实中听说珙桐,是来自家乡一位摄影师的讲述。他说,大邑西岭山中也有很多珙桐树。“在第四纪冰川期,绝大部分珙桐相继灭绝,仅在中国南方山区幸存少数,很难移栽成活,也不易繁育。”在他的描述上,珙桐是充满灵性的美树,枝叶间飞满白鸽,不知是翅膀变成花朵,还是花朵变成翅膀。他发过来几张自己拍摄的照片,一树洁白,一群白鸽蹁跹,芳菲正华,唱着青春之歌。

从此心心念念。那山谷云雾里的一树树纯洁,是来自千万年前的深情呼唤。后来跟人提及,发现想看珙桐花的并不只是我一人。一位朋友说,他多次进山,皆因时间不对,没有遇到开花。他盼望了却多年的心愿。没承想,无心插柳,在一个暮春下午,我们竟然与它不期而遇。

风物

唤鱼池畔飞来凤

□邵永义

岷江之滨有青神县。《蜀中名胜记》载:“县之名胜在乎三岩。三岩者,上岩、中岩、下岩也。今惟称中岩焉。”

过岷江入中岩山门,满眼的细草微风,耳畔涧水潺湲。行数千米,山青如黛,群花杂树中飘着一丛丛乳白的花,一瓣悬月如尾,一瓣如玉颈奋前,张头寻觅,且清香馥郁。请教山中人,曰:形如飞鸟,为王弗爱物,叫飞来凤。

王弗,一个叫多情才子垂泪的女人。

北宋年间,中岩有座书院,青神乡贡进士王方执教时,好友苏洵送他儿子苏轼到中岩书院读书。苏轼聪明好学,王方喜爱在心。

中岩下寺丹岩赤壁下,有绿水一泓,平静如半轮明月,相传为慈姥龙之宅。苏轼读书之余常临水观景,想入非非中不禁大叫:“好水岂能无鱼?”于是拊掌三声,立时,岩穴中群鱼翩翩游跃,皆若凌空浮翔。苏轼大喜,便对老师王方建议:“美景当有美名。”王方于是遍邀文人学士,在绿潭前投笔竞题,可惜诸多秀才的题名不是过雅,就是落俗,最后苏轼才缓缓展出他的题名:“唤鱼池”,令王方和众人叫绝。苏轼正得意之时,王方的女儿王弗也使丫鬟从瑞草桥家中送了题名来,红纸怡上,跃然而出:“唤鱼池”三字,更令众人惊叹:“不谋而合,韵成双璧。”

后,苏轼手书的“唤鱼池”三字被刻在了赤壁上,经可三丈,秀美俊拔。王方请人做模,将王弗许配苏轼,是时,苏轼19岁,王弗16岁。

唤鱼联姻的佳话背后,实是恋爱故事。

在中岩灵秀的山岩里、涧水边、小路旁,一丛丛飞来凤扬着阔长的绿叶,吐露娇柔的花蕊和幽幽清香。在家中吟诗作画的王弗,也常常带丫鬟从瑞草桥到中游山朝庙,采得一大抱飞来凤回家,每每听父亲说起眉州少年苏轼如何聪明机智,心中颇有好感,但又不便明显流露,闻苏轼常在山水间静思、读书,便悄悄隐于一旁树丛中静观,却见苏轼英气勃勃,抚掌唤鱼。

“小姐,你最喜欢的飞来凤花开了!”丫鬟在草从惊喜一声。

苏轼转回头来,见一少女婷婷



珙桐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拍摄于大邑西岭雪山五桐沟 韦燎 供图

那次去西岭,我们原本打算拍摄高山杜鹃。每年四五月间,在海拔2000米以上,树形高大的高山杜鹃燃烧怒放,十几朵花相互簇拥,或红似丹霞,或粉若桃腮,或淡紫如梦,端的是花团锦簇。不料,抵达鸳鸯池一带时,杜鹃花已经香消玉殒,树上挂着一一些枯萎的花瓣,像几片残梦。

午餐后,乘坐缆车去日月坪。阳光灿烂,山中能见度很高,透过缆车玻璃窗,能清楚地看到山谷里的树木,有些树的绿叶丛中开满洁白花朵,花形如鸽子,温柔美丽。“快看,珙桐花!”朋友大声惊呼。我内心忽起旖旎,像生命中等待许久的人,突然撞见了。

此刻,阳光倾泻于大地,我的欣喜伴随珙桐花开放,在蓝天下高举

珙桐皎然,玉树临风

□杨庆珍



着新奇。阴阴树木间,那些洁白的翅膀仿佛振翅欲飞。我远远地望,心有渴念,缆车啊,请开得慢一点,可知道,一忽儿便擦肩了——擦肩,就是错过啊。一生中的许多年华,曾有过多少鲜妍的错过?

抵达日月坪,我们直奔珙桐而去。幽静山谷里,薄雾氤氲,几株开花的树木,静静站立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间,正是珙桐。其中一棵,主干早已断折,但又长出两根树干。树干笔直,树态端正,茂密的枝条斜向上伸展,真是苍茫山川间的一道风景。细看,珙桐的树皮呈灰褐色,其上覆盖着苔藓,还有一簇簇槲寄生植物,散发出原始之美。

珙桐的树叶呈心形,叶缘带一圈锯齿,鲜翠地堆聚满树。每一片都有清晰而深刻的脉络,仿若记录

地方

花照壁地名的由来

□周庆

在成都,南有红照壁,西北有花照壁两个很有地域特色的地名。

什么是照壁?照壁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个特殊的单元,它是用于宫殿、寺庙、园林、祠堂、住宅等建筑大门前修的一堵墙。它可设置在院墙的大门内,也可用于大门外。前者称为内照壁,后者称为外照壁。这种墙形状有一字形或八字形,通常用砖、石砌成,也有木制的,上面需盖有屋脊。

照壁这一独特建筑的形成有多种因素,古时人们认为自己的住宅中,不断有“鬼”来访。如果是自己祖宗的魂魄回家还好说,如若孤魂野鬼溜进宅子,就要给家庭带来灾祸。如果在“宅”的院内或院外设这么一堵墙的话,鬼来到它面前就会照见自己的影子,就会被吓跑。所以,这堵墙就叫照壁或影壁,抑或叫肃墙。说到它的作用:它可遮挡外人的视线,即使大门敞开,外人也窥探不了宅内的情况;它也可根据所有者的富裕程度或喜好对墙饰有各种绘画或浮雕,它的装饰,既可美化宅院,也可烘托气氛,增加住宅的气势;但就主人的考虑,照壁更多的因素还应该是放在风水的角度,照壁立于门前后都可阻挡外来强大的气流,使冬季的寒风不至于直抵宅内,明末有本风水书籍《水龙经》中有句话:“直来直去损人丁”。风抵照壁这里,轨迹发生“S”形变化,虽然气流倒拐减缓,但它“气则不散”,非常符合“曲则有情”的风水原理。所以,古代风水学认为,照壁墙是针对外面气流的冲煞而设置的。古代的风水学中,无论河流还是湖泊,都忌讳直来直去,无一不以婉转、曲折和源远流长为吉兆。所以,古代的园林设计都是曲径通幽,连故宫的设计也不例外,它的每一宫每一院都是在萧墙内游刃,就是取其“曲则有情”之意。

红照壁,就是明代修建蜀王宫之时,在它的宫城外立的一堵墙。因为皇家规制的原因,墙是用的朱红色。所以,人们就习惯把它叫作“红照壁”。习惯成自然,于是乎人们也把当地的地名叫作了红照壁,沿用至今。那么,金牛区营门口街道子云路不远处的花照壁名称,又是因何而来的呢?听茶店子一带原住民老人说,在清光绪年间,在茶店子路东北侧不远处,有一袁姓人家在此建了一座大院,并在大门内砖砌彩绘照壁,因为照壁上的绘画很美,人们称它为“花照壁”,后来人们索性就把这个地方也叫作了花照壁。

说起这地名,还流传着一个充满传统智慧的故事。在袁家大院出现之前,这里原来曾住着两户大户人家,一个姓薛,一个姓刘,大院隔田相望。刘家大院占地数亩,建修得十分气派,院内建有亭台楼阁;薛家也不甘示弱,也将薛家大院修得非常壮观。因为两家公司有钱,就暗中较起劲来,你想整倒我,我也想整垮你。

于是,薛家为了自家的风水,在大门外修了一堵照壁。这刘家不仅有钱,还仗着儿子在外做官,凡事都想压人一头,你薛家敢在院门外修墙,刘家也必须在大门口立墙,而且这照壁还要修得比你家高。刘家照壁修好后还在墙檐正中位置塑了一尊吞口,怪兽豹眼怒睁,龇牙咧嘴,血口洞开,仿佛要吞掉薛家一样。说来也怪,自从刘家照壁修起后,薛家大院大大小小的怪事就接踵而来,不是遭土匪洗劫,就是家人和人斗殴,就连在外读书的儿子也染上了鸦片,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更不幸的是,有一年家里突然发生火灾,烧毁房屋数间,损失惨重。这连年的灾祸,弄得薛家几乎倾家荡产。薛家认为:看来此地与我薛家风水不和,便产生去意。岂不知这一切都是刘家

在后面捣的鬼,抢劫是刘家勾结土匪干的,儿子染上鸦片瘾是刘家买通人去引诱的,火灾是刘家拿钱雇人点烧的。

薛家要出售田产的消息,正好被一个胆大心思的袁裁缝知道了。袁家的祖上是乾隆初年由江西移民来四川的,袁家世代为裁缝,他入川后先落户在金堂赵镇一带,靠走街串巷干裁缝营生。由于手上的活路做得漂亮,加之诚信待客,很快就有了自己的裁缝铺,几代人下来,有了些积蓄,便又移师到成都少城,专门为八旗子弟做衣衫。到了光绪年间,袁家已传承六代,已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了,不仅在城里有了三家裁缝店,而且也有了到乡间购置一些土地的打算。正好薛家出让土地和宅院的消息被袁裁缝获悉,袁家走南闯北,是见过世面的人,他先不动声色,暗中走访。当他大致将情况摸清后,作出判断:此地土地平坦肥沃,又处在成都的上风上水之地,这里还和茶店子的松茂要道离得不远不近,进

出方便,哪存在什么风水问题?只是薛家以前也要强,没处理好邻里关系,这与袁家来说反倒是个机会。于是,袁家在花了很少钱的情况下就盘下了薛家的产业。接手后,袁家第一时间便是拜访邻里,他第一个上的就是刘家,奉上礼物,一阵寒暄后袁裁缝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,表示今后乐意在裁剪制衣方面为刘家效劳。刘老太爷一听,这家人懂事,连忙叫出小姐太太,让袁裁缝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体面的礼服。不几日,当袁裁缝奉上这些华丽的衣衫后,小姐太太都连声叫好,刘老太爷一高兴便将今后全家老小的衣服都包给袁裁缝来做,这不仅拉近了邻里的关系,还接洽了一笔不错的订单。在改造宅院时,袁家也是采取避其锋芒主动退让的姿态,他们将过去的外照壁全部推翻,在院子大门里建了一道内照壁。在对照壁进行装饰时,袁家采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“以柔克刚”,你刘家的吞口不是很厉害吗?我就在我家的照壁上画上太阳和花花草草,让你吞不了太阳,反而还会掉进花草的温柔乡,柔化了你——这就叫逢凶化吉。

当袁家的照壁建好后,墙面的画灵动有质感,引来过往老百姓的观瞻,大家纷纷称赞这个花照壁好看,连刘老太爷也不得不说这个花照壁做得好,从此两家人和睦相处,从未发生过事端。倒是袁家不仅生意越做越好,顾客盈门,就连这照壁也声名鹊起,成为方圆数十里的地标性建筑,久而久之,人们便习惯叫这个地方为“花照壁”。

如今,袁家大院和照壁已不复存在,但花照壁已深入人心,以花照壁名称命名的街道就有八条、外带三座桥,它们分别是花照壁街、花照壁正街、花照壁东街、花照壁里、花照壁上横街、花照壁上横街、花照壁下街、花照壁西顺街和花照壁一、二、三桥。在花照壁东街旁,政府建设了一座面积约1733平方米的花照壁东街小游园,涉及绿化、景观、铺装、小品等附属设施,该园与“五彩照壁园”隔街相望,两园一起形成“花照壁”这一街区主体街景。园林结构结合川西园林曲径通幽的形式,形成有障景、对景、框景、主景的中式园林风格。小游园呼应着“百花”,“五彩照壁园”体现着“照壁”,这里给居民带来惬意的环境,也时不时勾起人们对花照壁乡愁的记忆。

会变成棕黄色。如此次第渐变,就像人从年轻到老去,会经历不同阶段的美。其中深意,值得寻味。

然而,珙桐开的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花。是不是很意外?我们看到的两片鸽翅形状的白色花瓣,是生长在正常叶和花朵之间的两片变态叶,也称苞叶。朋友说,珙桐非常聪明,它将真正的花朵藏在苞叶下,是为了让它免遭雨淋,以防花粉受损,同时,宽大柔软的苞叶如同旗帜,还能招引昆虫前来采蜜授粉。有趣的是,珙桐辛勤孕育出花朵,想尽办法吸引昆虫来传粉,但其成功繁殖的概率就跟中大奖一样低,大约开一千朵花才能结出一枚果实,向来有“千花一果”之说。

记得植物书上说过,珙桐很“懒”,跟长寿的龟一样,其种子有一项特殊本领:休眠。在极寒情况下,珙桐的种子便自动休眠,也就是说,在冰川时期,珙桐种子被冰藏起来,直到冰川融化,温度适宜,种子才会生根发芽,长出树苗。经历冰川的植物,不仅是勇士,也一定是草木中的智慧者。此刻,一树树珙桐站立在山林里,迎风招展的美丽令人心驰神往,也仿佛昭示着,在不同遭遇里保持恒常的静定,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。

站在树下,闭了眼,隐隐中仿佛听到有白鸽振翅。一声声鸽哨从山涧幽林响起,倏忽间,清脆的哨音传到白云之巅。风大了,满树白鸽呼啦啦地全部起飞,让人想流泪。能从遥远的冰川时代之前,一直开到今天,珙桐是一种神迹。我们能在

这个时空里与它相遇,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?这如玉之嘉树,翩翩潇洒美君子,皎然有雪意,它临风一笑,便是情动千古,风月无边!

天下成都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4年4月2日

星期二

情感

雨响城更静

□林赶秋

跟等人相比,等雨要来得快,来得多,来得容易。

郁达夫先生讲过:“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,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。”反之又何尝不然?旧传有诗四句,专诵世人得意之事:“久旱逢甘雨,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”《诗经》云:“琴瑟击鼓,以御田祖,以祈甘雨。”逢甘雨也就是“祈”或《孟子》“大旱之望云霓”的美好结局,无色无味之雨竟会给人一种甘甜的感觉,难道还不可爱吗?那年的立秋下了一场大雨,俗话说立秋下雨叫“顺秋”(不下雨叫不顺秋,不顺秋就有二十四个秋老虎),遂以为“秋老虎”不会再来了,结果一直晴热到前晚,其间阵阵雨倒是不少,但始终祛不了残暑。头天的那场没有雷电与狂风合奏的连阴雨才真正叫人感到秋的凉意,出门去吃饭,冷冷的雨,阴阴的天,雨天一朵朵寂寞的伞,突然有些伤感,将被盖重新铺上了床,今晨我也不得不换上了长袖春衫。宋词说“一番雨过一番凉,秋天苍绿青壁”,我们则说“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要穿棉”,正是此间况味。回想当时在“秋老虎”的炙烤之下望云等雨,亦不失为一件可爱的事情。

当年许浑站在咸阳城东楼之上,除了体味“溪云初起日沉阁,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景色,应该还有所待吧:雨,或是其他?我住在这以秦堰著名的边城里,一晃已经三十年,每当刮“出山风”的时候,往往是天将放晴的前兆,如果整日无风而闷热,那才可能迎来骤雨的洗刷。

雨,豆大的雨,终于倾盆而下。我释卷起身立于书店门口,戴着耳机听齐秦悲情地唱“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,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”,听许茹芸深情地唱“大雨下个不停,我依然爱你”。你发现没有,“依然”其实是个残酷的词:说“我依然爱你”,是在失去你之后。当我们用“依然”组织我们的言语的时候,就是我们在安慰我们自己的时候。歌声之外,全世界只有雨声,雨响城更静,平时咆哮的江涛也听不见了,尽管它们就近在咫尺。

雨未来之前,等雨来;来了以后,又等雨停。有时候热了,困了,累了,或者只是饿了,想早回家,就盼着雨来。雨真是一个偷懒时不错的借口,就像在影视剧里,是个必不可少的桥段。雨越下越大,怕打湿自己,遂不敢出发,便希望雨停;等了又等,看看实在没有要停的样子,就希望雨小、能够小到可以大步行走而不会濡湿裤脚。聪明的,请你告诉我: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恋水,长大了却怕雨了呢?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:蒲薇 责任编辑:蒋蓝 美术编辑:钟辉